



## 东西巷子的回忆

■ 大块头

以正阳门为中分线，沿着王城的南墙，东西走向，各有一条长长的巷子，东边叫东巷，西边叫西巷，宽约三米，青石板铺路，巷子两边是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，有的是单门独户，有的是几家合住，有的是单层单间的低矮木屋，有的是高大雄伟的青砖瓦房。几家合住的，内有一个小院子或小天井，几进几开间的楼房。

每当太阳升起落下，月亮升起落下，都会照到每个走在巷子内的人身上，影子斜斜的，长长的，映在青石板上，或两旁的青砖墙上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映出历史的久远，映出人世的深邃。

孙中山、李宗仁……无数历史名人在这里，或旁边的靖江王城中，留下深深的痕迹，王公贵族，富商大贾在这里挥金如土，市井小民，或挑着担子，或身背囊包，或行色匆匆，或慢慢悠悠地从这里走过……

更多的，是挑着担子吆喝着走街串巷做小生意的人们。

早晨，天刚刚泛出鱼肚白，太阳还没从漓江东岸的尧山顶上冒头的时候，巷子里已经有了一串串挑担子卖早餐的身影和吆喝声：

“豆浆油条糊辣……”

“担子米粉……”

“豆腐脑……”

听到吆喝声，“呀”的一声，紧闭的大门开了半扇，露出一条小缝，一个小脑袋钻出来，排出几枚硬币，买了一碗担子米粉，又进去了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，躬着腰走出来。

“老伯爷早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早啊早啊，来碗豆浆。”

卖豆浆的大嫂为老人打了一碗豆浆，装进老人自带的碗里，收了钱。

“趁热喝啊，小心点，莫打泼了啵。”

更多的人，烧火，自己煮早餐。炊烟，袅袅地飘散在清晨的阳光之中，形成一道道斜斜的光柱。

渐渐地，太阳把漓江面照得像洒了一层黄金，也把小巷的青石板染成金色的时候，巷子热闹起来。

家家户户的门打开了。

出门工作的人们，做生意的商人，过路的行人，挑着担子的脚夫，背着书包上学的儿童，把本来就不宽的巷子，塞得满满的。

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小巷，一边为了保持平衡左右摇摆着机头，一边摇着铃铛，发出清脆的“丁零当啷”响声，惹得大家都把目光注视着他。并且侧过身子，让出道来让自行车经过。那个年代，有一辆自行车骑，是很让人羡慕的事。

一些人经过东巷，往东华门，往盐街去，一些人往西或往正阳路，往十字街去。一些人则进正阳门，往王城去。南来北往，人头攒动。

“青菜辣椒蒜子葱花……”

“收破铜烂铁，收鸡鸭毛牙膏皮破布烂胶鞋……”

“修补锑锅扒锅铜锅脸盆……”

“修伞……”

“补鞋子呢……”

“井水，又清又凉又甜的三皇路口的上好井水……”

一拨又一拨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吆喝着，走过这条长长的巷子。有时

会听到敲打空罐头盒的铮铮声，或手摇细麻绳连缀起来的铁片发出的丁丁声，光听声音响，就知道是卖什么的来了。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东巷旁边的江南小学，也传出了朗朗读书声。

各种声音组成的这一道道的生活交响曲大合奏，胜过一切最美好的音乐。

小巷的人们，会纷纷走出门来，买菜，或把挑担人让进屋，修伞，磨刀，补鞋……

傍晚，太阳从西边把小巷子照亮的时候，小巷再次热闹起来，孩子们会在巷子里，滚“兜”，刷陀螺，跳绳。

“桂生，回来吃夜了。”娘呼儿。

“小弟，奶奶喊你回来装粮了。”哥叫弟。

吃饭时，也会有一些孩子端着碗走出门，来到巷子边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边吃边聊。

“小胖，你吃什么菜？”

“茄子榨，你呢？”

“哟，茄子榨蒸五花肉，难怪那么香。”

“水旺，你呢？”

“穿条子，今天我们大哥在伏波山钓鱼，钓到蛮多穿条子。”

“哦，穿条子炒辣椒，不得了，鱼仔送饭，鼎锅刮烂。给点我的茄子榨给你吃，想不想啊？”

“那我也给你穿条子吃，我们两人调（交换）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有一个专卖麦芽糖的，因为头长得特别大，大家都叫他大头宝。每次挑担子来到东西巷，就把担子歇在巷子口，豆子鬼放学回来，一看他来了，就围着他，喊他要把戏。他的绝活是：拿起他屁股下坐着的小板凳，只将一条凳子腿放在手板上，肩膀上，甚至放在头顶上，鼻梁上……用手一旋，板凳就像陀螺一样旋个不停，他还不停地用手在旁边加力，眼看得小板凳在大头宝的手板上、肩膀上、头顶上、鼻梁上……旋得飞快，小把爷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拍手叫好。接着，他用两根竹签搅起一坨麦芽糖，拉长再收拢，收拢再拉长。搅来搅去，麦芽糖在他手里变成萝卜、鱼仔、鸟仔……把爷们一个个流着口水，纷纷进屋问大人要钱买糖吃。

夜深人静，月牙一弯升起在普陀山上的时候，小巷也渐渐地安静下来，只有卖夜宵的担子时不时地经过，伴随着“桂花汤圆……大肉云吞……水糍粑……”女性柔嫩绵延细长的吆喝，像是给小巷的人们唱着催眠曲。

这，就是东西巷子的故事，永恒的故事。

伟人也好，富豪也好，都是巷子的匆匆过客，而平凡的东西巷子里平凡人们的生活，就像长流的漓江水，生生不息，不管过去、现在和今后的生活方式发生什么变化，和谐，自然，总会传承下来，延续下去，生生不息，直到永远。



夏日龙脊 孙以泗 摄

## 我与收音机的情缘

■ 白克信

随着电视、多媒体的问世，智能手机、网络、微信、微博进入人们的生活，收音机逐渐从人们的视野淡忘了。然而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收音机却是一件奢侈品。

记得我读高中时，在物理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们制作了一台简易的晶体管收音机。当打开收音机时，第一次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，心里多高兴啊。当时，我想将来一定要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。

参加工作后，1969年我在一个小山村蹲点，距离公社（即乡）近二十华里，交通十分不便。每月到公社开一两次会外，均在生产队里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。一年下来，除每月给住户9元伙食费，积攒了一些资金。我咬咬牙，狠了心，买了一台上海牌“春雷”两波段收音机。从此，拉近了我与外面世界的距离，给生活增添了乐趣。

那时，不但没有电视，我蹲点的生产队由于距离公社较远，山路崎岖，连有线广播都没有，社员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。我有了收音机后，每当晚上生产队开会或记工分，我打开收音机时，社员们听到广播声音就赶来听新闻或文艺节目，会场顿时活跃起来，一天的疲劳也消失了。

劳累了一天的我，晚上就与收音机为伴。夏天，坐在晒谷坪望着满天的星斗，在星星与月光下；冬天，在灶堂或躺在被子里，收音机给我带来了遥远、新鲜、开阔的世界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……这些如雷贯耳的城市，远在天边，通过收音机，它们仿佛就在眼前。国内外新闻、文艺节目，尽情收听，以神游的方式，到大千世界走一番。那个年代，我就是通过这温情的电波度过了一个个温馨的夜晚。

在那特殊的年代，收音机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。蹲点结束后，我回到了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。晚上，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主席语录或重要文章发表时，部里的同志都坐在收音机前认真收听学习。随后，将收音机调到记录速度频道，我与同事连夜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地认真记录，然后立即送到印刷厂排版、校对、印刷，及时发送到群众手中。每当印刷结束时，都是第二天凌晨3、4点钟了。虽然比较辛苦，但感到十分欣慰。

闲情、史事、周游、风物版投稿  
邮箱：2759875621@QQ.com

令人难忘的是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全区新闻联播节目于1971年9月21日，首次播送了我采写的消息《只有在山爱山 才能利山治水——板榄公社大力兴建水轮泵站成绩显著》，心里多么高兴啊。这真是收音机助力我新闻之路。当时，主流媒体就是党报、电台。然而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由于条件限制，私人很少订报纸，办公室的报纸也不多，不能拿回宿舍看。同时，当时的投递速度较慢，当看到报纸时，新闻变成了旧闻。为此，收音机就是我的忠实伙伴，总是形影不离。每天清晨上班前，中午吃午饭时，晚上下班后，我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，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。听着听着，我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开阔了视野，心胸豁然开朗。虽然“半路出家”，但我很快学会了抓角度、抓问题，提高了新闻敏感能力和悟性，懂得了针对电台、报社不同的节目、专栏、版面特点写稿。从此，我的名字也频频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、广西日报、甚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“亮相”，我人生道路也因此有了新的转折和机遇。

如今嘈杂的生活晃花了我们的眼睛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，跟随我20多年的收音机因年久失修也退役了。但那快乐的时光，那些青春的故事，至今仍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。正如，大文豪普希金的诗写的：“那已经过去了的，就会变成幸福的怀恋。”

## 拍卖公告

受委托，本公司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午10点在桂林市中山中路8号桂名大厦南楼五层按现状公开拍卖：

1. 中山北路922号（锦绣乐园）32栋1-6-1号住宅，建筑面积约88.05 m<sup>2</sup>。参考价35万元

2. 奥林匹克花园小区组团二18幢1单元17-18层5号复式住宅，建筑面积约258.57 m<sup>2</sup>，参考价：95万元

3. 桂CKJ188别克轿车一辆，参考价：25000元

请有意者联系、咨询，5日、6日两天看样，参拍者交纳竞买保证金1#、2#标的各10万元，3#标的5000元，到本公司指定账户（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：7月9日16时止），并于拍卖前持身份证件办理竞买手续。联系电话：3562551 13517736130

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 
2018年7月2日